

出版人：曹维琼
责任编辑：谢丹华
编辑助理：周湖越
封面设计：熊 锋

ISBN 978-7-221-12027-4



定 价：39.00元



最贵州文化读本

● 贵州表情系列之一

如在

RU ZAI

◎ 何光渝 著

TIAN JIN TOU

天尽头

每个民族、每片地域，都会在“空间—时间”的座标系上，留下自己经历过的动态轨迹。没有永远的辉煌，也没有永远的沉沦。

恒寿堂医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品 中国医药出版社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如在天尽头 / 何光渝著. — 贵阳 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4.7

(贵州表情系列 ; 1)

ISBN 978-7-221-12027-4

I. ①如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63329号

本书受贵州省新闻出版局出版企业专项资金资助

书 名：如在天尽头（贵州表情系列之一）
著 者：何光渝

出 版 人：曹维琼
责任编辑：谢丹华
编辑助理：周湖越
封面设计：熊 锋
出版发行：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
地 址：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
邮 编：550004
印 刷：贵阳佳迅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：787×1092毫米 1/16
印 张：13
字 数：150千字
版 次：2014年8月第1版
印 次：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：ISBN 978-7-221-12027-4
定 价：39.00元

目录

自叙 / 004

“贵州”多悬疑 / 006

不见出处的“宋太祖敕书” / 006

普贵是谁 / 011

矩州之惑 / 014

赵匡胤岂会分不清 / 018

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 / 021

劳人知路遥 / 026

从邢慈静扶柩返里说起 / 026

庄蹻与常頌 / 029

两司马与“南夷道” / 036

背影依稀路难寻 / 047

千年一梦长 / 052

夜郎万里道 / 052

马·市马·市马立“国” / 056

回眸千年后 / 064

治道与略边 / 069

雾里细看花 / 079

何处是乡关 / 079

大明衣冠今何在 / 087

“明朝没有沈万三” / 106

奢香不叫“奢香夫人” / 123

村坊留口碑 / 133

一句话背后的历史 / 133

一本书演绎的传奇 / 139

家谱编修与历史想象 / 152

风劲角弓鸣 / 163

杨应龙遭遇李化龙 / 163

公论付春秋 / 180

为祝全黔求太平 / 194

贵州表情

系列之一



最贵州文化读本

● 贵州表情系列之一

如在

RU ZAI

◎ 何光渝 著

TIAN JIN TOU

天尽头

每个民族、每片地域，都会在“空间—时间”的座标系上，留下自己经历过的动态轨迹。没有永远的辉煌，也没有永远的沉沦。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如在天尽头 / 何光渝著. —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4.7

(贵州表情系列; 1)

ISBN 978-7-221-12027-4

I. ①如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63329号

本书受贵州省新闻出版局出版企业专项资金资助

书 名: 如在天尽头 (贵州表情系列之一)
著 者: 何光渝

出 版 人: 曹维琼
责任编辑: 谢丹华
编辑助理: 周湖越
封面设计: 熊 锋
出版发行: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
地 址: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
邮 编: 550004
印 刷: 贵阳佳迅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: 787×1092毫米 1/16
印 张: 13
字 数: 150千字
版 次: 2014年8月第1版
印 次: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221-12027-4
定 价: 39.00元

目 录

自叙 / 004

“贵州”多悬疑 / 006

不见出处的“宋太祖敕书” / 006

普贵是谁 / 011

矩州之惑 / 014

赵匡胤岂会分不清 / 018

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 / 021

劳人知路遥 / 026

从邢慈静扶柩返里说起 / 026

庄蹻与常頌 / 029

两司马与“南夷道” / 036

背影依稀路难寻 / 047

千年一梦长 / 052

夜郎万里道 / 052

马·市马·市马立“国” / 056

回眸千年后 / 064

治道与略边 / 069

雾里细看花 / 079

何处是乡关 / 079

大明衣冠今何在 / 087

“明朝没有沈万三” / 106

奢香不叫“奢香夫人” / 123

村坊留口碑 / 133

一句话背后的历史 / 133

一本书演绎的传奇 / 139

家谱编修与历史想象 / 152

风劲角弓鸣 / 163

杨应龙遭遇李化龙 / 163

公论付春秋 / 180

为祝全黔求太平 / 194

贵州表情

系列之一



自叙

总记得陈旭麓先生在《浮想录》中写下的一句话：“历史没有自己的谜，谜都是创造历史的人的设想。”^[1]

每个民族、每片地域，都会在“空间—时间”的坐标系上，留下自己经历过的动态轨迹。没有永远的辉煌，也没有永远的沉沦。“上天”抑或“上帝”不会偏袒任何民族和地域，一切盛衰荣辱，一切变幻不定的命运，都交由自己去抉择、去支配。

贵州的历史命运，何尝不是如此！

我总觉得，贵州所走过的历史轨迹，很像那个阴阳鱼组合而成八卦太极图，一阴一阳、变动不居，“福兮祸所伏，祸兮福所倚”，充满了偶然和变异。

因此，在读史的过程中，疑惑越积越多，渐渐明白要看懂贵州的真历史已非易事，遑论中国的历史？也渐渐明白俄国一出喜剧中的台词：“本来要进这间屋子，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”，为什么多次被列宁引用且引申为：“据说，历史喜欢作弄人，喜欢同人们开玩笑。本来要到这个房间，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。”还渐渐明白所谓“历史感”，或许就是一种大时间感？惟有如此，才能像斯宾诺沙所说：“不笑，不悲，也不

[1]陈旭麓：《浮想录》，重庆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47页。

怨，只是为了理解。”有了这样的历史感，方可坦坦荡荡地看待过去千百年的跌宕起伏，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，千年等一回，好戏才开头。

也因此，往往会感到一种不满足。如果说，历史没有自己的谜，是因为“历史”已经是这样而不是那般了；如果说，仅仅知道历史“是什么”，而对“为什么是这样，而不是那样”不感兴趣，不求甚解，甚至缄默，甚而以消遣、“鉴赏”、附庸风雅的心态去把玩，那无异于暴殄天物。自然，人们也完全可以用历史不容许“假设”之类，去避开这种种提问——但倘若如此，我们与自己的“根”的距离，难道不会愈来愈远吗？

历史毕竟就这样走了过来。虽说已经成为过去，必有许多会永远消失，不被记忆；而那些“被”记忆、“被”重述、“被”激活、“被”得以继续存在的，总是一些“被”后人筛选后认为是有“意义”的历史。历史展示着现实与历史的一种对话。在这种对话中，现实总是采取并掌控着主动；而历史总是在不断地被重写，被重新定义和解释。

但历史不允许推倒重来，也不允许假设。历史允许回味，而且需要人们回味。如果不咀嚼、回味，并领受历史的馈赠，历史就真的失去了最后的剩余价值。所以，我们实在不应该因为急于奔跑向前，而忘怀过去。我们实在是应该在忙碌于世之余，稍许静下心来，细细咀嚼和品味过去。

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故纸堆中，可以温故而知新，可以感悟到古代中国和贵州，就是当今中国和贵州的影子；也可以感悟到当今贵州和中国，就是古代贵州和中国的延续。今人与古人之间的差异，其实远远没有我们自以为是的那么遥远。

而我的兴趣在于，以一个今人之心，去感受古人所遭遇的复杂环境，以敬畏和“同情之理解”，去揣摩他们何以如此而不那般。如果可能的话，区别一下真实的和虚假的，确定的和不确定的，以及可疑的和不能接受的。当然，如果找不到答案，至少也要找到问题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

读史的乐趣，正在于此。



“贵州”多悬疑

读史，有时如观悬疑剧，云里雾里，不知所以，不知所终。

“贵州”之名的来由，就是一例。

不见出处的“宋太祖敕书”

如果宋太祖赵匡胤也会玩“穿越”，他绝对不会想到，那一份据说出自他老人家之手的敕书，竟然已经让后人迷茫了数百年，却还在没完没了。

据说，在北宋的开宝年（968—976）中，也就是在宋太祖“黄袍加身”登上皇位十多年后，他给远在天边的乌蛮（今大方一带）土著首领普贵发出过一纸敕书。这件事情，最早记录在明朝沈庠修、赵瓚纂的弘治《贵州图经新志》卷之三“贵州宣慰司下·人物”中。其全文为：

普贵，济火裔，一名字归。五代末为罗甸国王。宋太祖开宝中，招降西南夷，以诏书谕普贵曰：“予以义正邦华夏，蛮貊罔不率服。惟尔贵州，远在要服。先王之制，要服者来贡，荒服者来享，不贡，有攻伐之兵、征讨之典。予往岁为扶播州杨氏之弱，劳我王师，罪人斯得，想亦闻之。有司因请进兵尔土，惩问不贡。予曰：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，穷兵黩武，予所不忍。寻乃班师。近得尔母子状，知欲向化，乃布兹文告之。尔若挈土来庭，爵



弘治《贵州图经新志》书影

土人民，世守如旧。予不食言，故兹制旨，想宜知悉。”普贵遂纳土归顺。仍赐王爵，以镇一方。

沈庠在明孝宗弘治九年（1496）任贵州等处提学副使（即提刑按察使司按察副使、提督学道的省称）。他与赵瓚修纂的《贵州图经新志》，刻印于弘治年间，是现存最早的贵州省志。那么，上述关于普贵及宋太祖“以诏书谕普贵”的文字，应该是见诸于官修正史中最早的记录。而此时，距离宋太祖的年代，已经过去了五百多年！

同样的文字，后来出现在明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）刻本《贵州通志》卷之九“人物·贵州布政司宣慰司”、明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）刊刻的《贵州通志》卷四《合属志二》“乡贤”、明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）贵州巡抚郭子章所著的《黔记》卷56《宣慰列传》“普贵”条中。当然，大约是辗转传抄的缘故，有个别字句不尽相同，比如，“以诏书谕普贵”变成了宋太祖《谕普贵敕》或《赐普贵敕》，“远在要服”写成“远在要荒”，“近得尔母子状”写成了“近得尔父子状”，等等。可是，谁也没



有说明这篇敕书出自何处。

再后来，若干贵州史籍，如清康熙、雍年间编著的《钦定古今图书集成·方輿彙编·职方典》第1522卷《贵州总部·艺文一》，清乾隆《贵州通志》，清道光《贵阳府志》和《大定府志》，清人田雯的《黔书》、张澍的《续黔书》，民国《贵州通志》等古籍，以及现当代人若干关于贵州的史著中，也大多录有与普贵及“宋太祖敕书”相关的文字。或多或少，大同小异而已。

但是，在明朝弘治之前的史籍中，如书成于明景泰七年（1456）的《寰宇通志·贵宣慰使司·人物》、书成于明天顺五年（1461）的《明一统志·贵阳府·人物》中，关于普贵，都只有“普贵，土人，宋开宝间纳土归顺，赐王爵，以镇一方”这么一句话。后者只是在“普贵”二字前多了个“宋”字，即是说他是宋朝人，其余一字不差。“宋太祖敕书”之事只字未提。

再往前，撰修完成于元顺帝至正五年（1345）的《宋史》，清人根据明初编修的《永乐大典》中收录的宋代官修《宋会要》加以辑录而成的《宋会要辑稿》，大约编成于南宋初年、辑录了北宋八朝（太祖至徽宗）诏令的《宋大诏令集》（原名《本朝大诏令》或《皇朝大诏令》，240卷，今实存196卷）等，却完全不见有与普贵及宋太祖敕书相关的文字。

翻检《宋史》，宋太祖任上，记载“西南夷”“内附”也就是归顺朝廷的文字还真不少。例如，在有关宋太祖的《本纪》中，就有：乾德年间，三年（965）秋七月，珍州刺史田景迁内附；乾德四年（966）秋七月戊辰，西南夷首领董暲等内附；乾德五年（967）六月丁亥，牂牁顺化王子等来献方物；九月甲午，西南夷顺化王子部才等遣使献方物。在开宝年间，二年（969）秋七月戊辰，西南夷顺化王子武才等来献方物；八年（975）八月壬戌，西南蕃顺化王子若废等来献名马丹砂；三十九部顺化王子若发等三百七十七人来贡马百六十匹、丹砂千两……在有关“蛮夷”的“列传”中，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载。例如，在《蛮夷四》“西南诸夷”中，就记录了宋太祖给他们封官授职的详情：乾德五年（967），知西南夷南宁州蕃落使龙彦韬等遂来贡，诏授彦韬归德将军、南宁州刺史、蕃落

使；授以顺化王子武才为怀化将军，武才的弟弟若启为归德司阶；还授予武龙州部落^[1]的王子若溢、东山部落的王子若差、罗波源部落的王子若臺、训州部落的王子若从、鸡平部落的王子若冷、战洞部落的王子若磨、罗母殊部落的王子若母、石人部落的王子若藏等人为归德司戈。开宝二年（969），武才等一百四十人又来进贡，太祖授以武才为归德将军。那时候，“西南夷”各部落的首领都被称为“王子”，那意思与汉人的“王”相同，而并非王之子。

其实，赵匡胤授予的这些官职，也无非“武散官”而已。虽然说起来，怀化将军为正三品下，归德将军为从三品，归德司阶为正六品上，归德司戈为正八品下；作为朝廷命官，听起来当然是很有面子的。但事实上，“散官”有官称而无实职，不过是作为领取俸禄、享受某种礼遇的依据，并不负任何实际责任。授予蕃官，更是如此，而且，这类授予“内附”首领的虚衔，“不置贡数及月俸禄”，也就是说，既无“编制”的限额，也不给予俸禄，没有任期，也不考绩，是“来者不拒，去者不追”的松散关系，你朝贡，我回赐，“互惠双赢”。

有趣的是，当上了“归德将军”的武才，却居然请求太祖赐予他“钿函手诏”——也就是要求用一种镶嵌着金、银、玉、贝的盒子来存放皇帝的诏书！他显然并不明白，“手诏”是何等稀罕的恩宠。那是皇帝直接降下的文书，用黄纸书写，不套用四六句作制词的“官腔”，用现在的话讲，近乎于散文，会比较平易、亲切一些。但这种方式，皇帝只限用之于宰相、亲王、枢密使有事陈请时的回复，或皇帝有特别属意之事需要交代时，才降手诏，界限极严，就连参知政事的副相以下人等，也无缘得此荣宠。武才大概以为，此番带来了浩浩荡荡一百四十多人的进贡队伍，就有资格“乞赐”了。赵匡胤是何等人物，怎么可能将“封大国”才用的“钿函手诏”赏赐给一个远在天边的小小“归德将军”，而任他忘乎所以！便打发一句“旧制所无，不许”，断了武才的非分念想。

[1]这里的“部落”与原始社会中由若干血缘相近的宗族、氏族结合而成的集体“部落”不是同一概念。这里应理解为酋邦，是一些有组织并运行有效的微小政权。



在开宝七至九年（974—976）间，记录在案的，有“八年，三十九部顺化王子若废（一作发）等三百七十七人来贡马百六十四、丹砂千两，赐若废冠带器帑”的记载。此外，还有占城国王波美税、三佛齐国王遣使献方物，南丹州溪洞酋帅莫洪燕内附，吴越国王、大食国、安南部护丁璚、西天东印土王子穰结说啰、山后两林鬼主、怀化将军勿尼、大食国王珂黎拂遣使蒲希密、晋州以北汉岚、石、宪三州巡检使王洪武、权高丽国事王佑等遣使来朝献、朝贡……甚至就连“陈州贡芝草，一本四十九茎”，也有记载。到了开宝九年冬十月，年仅50岁的宋太祖驾崩，算是英年早逝。但史书上仍未见到普贵的大名……

至此为止，共计496卷约500万字、二十五史中篇幅最为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《宋史》，在其三卷宋太祖“本纪”、四卷“蛮夷”列传中，从未出现过“普贵”之名，既无《谕普贵敕》之文，更无“命普贵为矩州刺史”之事！

然而，从明朝后期直至当代，不断有人在说、反复在说：普贵以矩州地向朝廷请求“内附”，“太祖嘉之，封以王爵，命为矩州刺史”，又因为“梁、益方音鱼、脂同呼，土人语矩曰贵”，从小在河南洛阳城长大的宋太祖听不明白西南土语方言，把“矩州语讹为贵州”，“太祖因其俗授之敕书”，其中便说了句“惟尔贵州，远在要服”，既然是皇上说的，“于是始有贵州之名”……种种言说，不一而足，并由此而派生出种种貌似史实的故事。

言者言之凿凿——时间：开宝七年（974）；地点：东京汴梁（今开封）、矩州（今贵阳）；人物：宋太祖赵匡胤、石人部落王子若藏之子普贵。

话说到此，疑云开始浮现——

按常理而论，在宋太祖任内，这类内附、朝贡的记载很多，普贵主动“纳土归顺”，也应有记载；如果宋太祖曾经赐予敕书，亲自招降并授予官职，则更应该有记载，皇室内府档案按例也应有普贵及相关诏书的史料。为什么却唯独没有？为什么按年、月、日依次纪事的《宋史》，事无巨细、甚至“蕃夷”朝贡品的品种数量均逐一记录在案的《宋会要辑稿》，竟然会有如此不应出现的“疏漏”呢？

普贵是谁

先说普贵其人。

在权威的《中国历史大辞典》中，的确列有条目“普贵”：

普贵，五代末宋初罗甸国主。名守归。彝族。水西昂则安氏认为系其远祖，谓昂则王那志笃色向东略土，取更糯（今贵州），住石人山，三传至阿佩归附唐朝，又数传至普贵，五代末封罗甸国王。宋开宝七年（974）纳土归顺，仍赐王爵。^[1]

“普贵”的另一大名，在明朝郭子章《黔记》、民国《贵州通志》中，都说“一名字归”，而不是“守归”，是“罗殿国王”而不是“罗甸国王”^[2]。“殿”、“甸”或可通用，但“字”、“守”绝对不同。是不是那部大辞典搞错了？不知道。普贵的“一名”到底是什么？搞不清楚了！

史上曾有普贵其人，大约是没有问题的。有人说他是济火的第56代后裔，或也自有其依据。因为济火是水西彝族历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，据说济火“深目长身，面黧黑而白齿，习战斗，尚信义，善抚其家众，诸蛮戴之”。因为帮助诸葛亮南征有功，他被蜀汉册封为“罗殿（或甸）八藩主”，“令世长其土”。普贵是济火之后，自然是很荣耀的。

还有另一种说法，说的是济火的第45世纳志主色（即大辞典中“那志

[1]郑天挺等主编：《中国历史大辞典》，上海辞书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2947页。

[2]济火受封后，其地被史籍称为罗氏鬼国或罗施鬼国；而别帅罗殿（甸）王为彝族播勒部所建的罗殿国。罗殿国、罗氏鬼国的地理位置，唐代文献无记载。有学者考证认为：罗殿国在今安顺地区，都邑在安顺附近；罗氏鬼国在今毕节地区及安顺地区的一部分，都邑在大方，一南一北，各有分治。



笃色”的另一种汉译），在五代末期向东南侵入，逐走了驻在矩州（今贵阳）的谢氏首领，毁其城垣，改名“黑羊箐”，然后驻在北面的石人山上，因此称“石人部”。清人顾祖禹在《读史方輿纪要》（卷一百二十）中说，这个石人山在贵阳“府北三十里”，正处于水西大道上，“山顶群石，拱立如人，俗名石人山坝”（今有人说此山在贵阳市白云区内，不知是否可信）。不久，纳志主色他自己退居本土（今黔西、大方），却要儿子若藏继续驻石人山镇矩州。宋太祖乾德五年（968），若藏被朝廷授予“归德司戈”；开宝七年（974），若藏命儿子普贵以矩州向朝廷请求归顺……云云。请注意，既然纳志主色是济火的第45代，他的孙子普贵就应该是济火的第47代。怎么又会是第56代呢？搞不清楚！按《大定府志·水西安氏本末》中的说法，继承纳志主色权位的是长子阿更，留守石人山的是“别子”，也就是庶子，嫡长子以外之子。又有人说：“若藏、普贵是临时因事派出的，不在世系内”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“别子”不能入世系？既然不在世系内，多少多少代又从何而来？还是搞不清楚！

有意思的是，就连“济火”是谁，帮助诸葛亮南征有功受封的是谁，也颇有争议。“济火从诸葛亮南征”的事，在正史《三国志》及裴松之的《三国志注》中，都没有确凿可凭的记载，有关济火的说道，仅见于民间传闻和野史。有人说，济火是笃慕（或译为笃米、笃慕俄、隆穆、祝明、仲牟由等，都是同一人名的汉译异写）的第六子慕齐齐的儿子齐雅洪（或译为齐齐火），帮助诸葛亮南征有功受封的是齐雅洪。但又有人认为，济火是慕齐齐的25世孙妥阿乍（或译为妥阿哲、妥阿者），他才是帮助诸葛亮南征有功的受封者。但是——这个“但是”很要命——在水西安氏家谱中，齐雅洪与妥阿乍相隔了23代！若每代以25年计算，这两人的生活年代大概相距570年以上！于是，又有人考据，“济火”之名来源于彝谱中慕齐齐之子齐雅洪的名字的缩简“齐洪”的音译汉写；史志记载中的“济火”，不是指齐雅洪本人，而是指由他的后裔繁衍发展而成的氏族——“济火”已由人名演化为氏族名；也因此，诸葛亮南征时，应当是妥阿哲时期，而不是齐雅洪时期；帮助诸葛亮的济火氏族，其领头人是齐雅洪的24世孙妥阿哲……各有所据，孰是孰非？



倮僮武装骑士图

如此，普贵到底是谁谁的N代后裔，又搞不清楚了！于是，有更聪明的后世学者，说到普贵时，索性来个“生卒年不详”了事，就不再搅和了！

按《中国历史大辞典》第2188页上“矩州”条的说法，普贵附宋后，在矩州旁石人山那里大约也没能待多久，因为第二年，也就是在宋开宝八年（975年），蛮州（今开阳一带）的豪长宋景阳奉朝廷派遣，去平定广右（今广顺一带）的“诸蛮”，宋景阳趁势捎带着就撵走了普贵，清道光《大定府志》说“开宝中，石人部落为宋氏所逐，仍退居延江之南，夹水之地”。延江也称鸭池河，是乌江的上游；虽然所说的时间“开宝中”令人疑惑，但此后“终宋之世，宋氏皆雄踞贵州”则是事实，史称“水东宋氏”。关于宋景阳，是题外话，且按下不表。